

序二

易富賢先生投入大量的研究精力寫出了《大國空巢》這本書，裡面既有翔實的人口學研究數據，又有大量的國內外歷史知識，雖然我沒有完全看，但知道此書的主要目的還是批評我國計劃生育過度的問題。

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我國義無反顧地投入到計劃生育和獨生子女的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是鉅大的，少生了幾億人口，使這一時期的中國撫養率大大降低了。如果沒有嚴厲的計劃生育措施，中國的人口今天可能達到 16 億人，如果真是這樣，今天的中國經濟和社會就是另一個樣子了。

看看今天社會上的就業情況，大批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大批四五十歲的下崗待業者，五十多歲的人早早就退休回家了，20 世紀末和 21 世紀初這一時期可以說是中國勞動力過剩最嚴重的時代。這還是在計劃生育的情況下發生的。假如不計劃生育，其情形會更加嚴峻。

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和獨生子女政策的確是夠狠的，像一把大剪子，在三十多年間剪掉了即將出生的幾億人口，並且在今後半個世紀裡使人口從增長變為下降，到 2050 年中國人口可能從最高峰降到 13.5 億（世界銀行統計的數字是 14 億多一點）。

計劃生育給中國帶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黃金時期，自 1980 年代以來，由於只生一個孩子，城市家庭的子女撫養成本較低，使中國的儲蓄率居高不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較

大改善。中國今天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資本輸出國家，國內資金富裕得無處可去，只有投向國外。

總體來看，三十多年計劃生育肯定有它的正面意義，它大大減輕了我國在這一歷史時期的人口負擔，從而減輕了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負擔。這是不言而喻的。但為什麼易富賢先生又對計劃生育工作大張撻伐呢？關鍵是易先生看到了下一個歷史時期中國面臨的因計劃生育而造成的困境。

事情總是有兩面性的，計劃生育既有好的一面，也伴隨著弊端，並且，其弊端往往隱藏在後面，等人們清醒地發現它時就晚了。如果這個時候有人對未來的前景提出警告，就像清晨的公雞打鳴一樣，會給昏昏沉沉的國家和社會帶來警醒作用。易先生的《大國空巢》一書就帶有這種作用。它會成為中國的第一聲雞鳴，由此喚醒沉睡了多年的中國社會。

不用講多少大道理，就以我最近參加的一個親人追悼會為案例，就可以看出計劃生育和獨生子女政策對我國的家庭傳宗接代有多大的殺傷力。不久前我一個 87 歲的堂叔去世了，在八寶山舉行告別儀式之後，我們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親戚們聚坐一堂，談論起仲氏家族的人丁變化。

先從我的曾祖父談起，他於 1910~1920 年之間生了兩個兒子兩個女兒，即我的爺爺、大爺爺、大姑婆和小姑婆，他們四個（加上他們的配偶共八人）又生了 16 個子女，這是我的父親和姑姑輩，父姑輩又生了大約 36 個孩子，就是我們這一輩，到了我們這一輩，人口的增長就打住了，後代只有 44 個。這 44 個仲氏後裔裡，仲姓的男孩子只有 5 個，他們生的孩子裡男孩只有一個。也就是說，我們這一家仲氏經過一百多年的繁衍，最後只剩下一根仲姓獨苗，如果這個男孩再生一個女兒，我們這一門仲氏就完全斷根了。

話談到這裡，大家不禁有唏噓之感：計劃生育對我國的家庭人口簡直是斷子絕孫。想我仲姓一族，自春秋時期先祖仲由（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在公元前 542 年誕生那一天起，繁衍到今天已有將近 80 代人。2500 年間，仲姓家族已經繁衍成散佈

在全國各地的 20~30 萬人。

我是子路的第 75 代孫。打開祖譜《仲里誌》，各地仲氏族人分佈情況歷歷在目。仲氏家族與孔氏家族都一樣，都有一部傳承完整的家誌。孔氏家族叫《闕里誌》，仲氏家族叫《仲里誌》。

今天遭計劃生育這一圍剿，估計到 2050 年仲姓人士將減少數萬人，2100 年或者到 2200 年，仲姓這一小姓氏是否還能在中國存在，《仲里誌》是否還有人續寫已經是個大問號。所以，計劃生育所影響的不僅有經濟問題，也有社會和歷史文化的問題。

這使我想起看唐代歷史劇《貞觀長歌》中的獨孤家族，這是一門武將之家，後周時期赫赫有名，但到今天獨孤一姓早已不見蹤影。在如此強調「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古代社會，小姓氏的滅絕是這樣容易，不要說在今天如此倡導獨生子女的時代了。隨著計劃生育繼續下去，可以想像中國的許多小姓氏會迅速消失。

計劃生育所產生的影響更會顯現在今後中國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裡。在那次送別堂叔的告別聚會上，我對堂嬸安慰地說，今天還有這麼多後代前來送別，要是等到我們這一代去世時，可能就沒有今天這幾十人的場面了，可能只有幾個孤苦伶仃的獨生子女。

由此我對大家說，中國人口紅利期正在過去，迎接我們的將是一個相當冷酷的老年社會。計劃生育這柄雙刃劍所帶來的痛苦很快就將在一二十年之後顯現出來。任何事情都有好壞兩個方面，當我們正在慶幸計劃生育減少了人口負擔壓力時，老年社會的困苦將接踵而至。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國的年輕一代要承擔起沉重的養老負擔。

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要做絕了，不能走極端，今天看來好的事情，到將來不一定好。今天看來壞的事情，到明天看不一定壞。有一次我在網易做節目，就告誡現在的獨生子女這一代，你們要有心理準備，不要認為從小嬌生慣養，到大了還會

有福享，這一代人的命運是小時幸福，大時辛苦。

這就是我對計劃生育的評價和態度。我不會完全否定它，但也不會絕對痛斥它。這是因為我清楚地看到了中國的命運。計劃生育之所以在這個國家誕生，就說明有它的存在意義。因為這個國家已經沒有能力再撫養更多的人口。五千年來的開採墾伐和生態環境資源破壞，已經使這個國家的國力消耗殆盡。人類今天對自己的殘酷，正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報應。

上天的意志要遏制人口，人類能不順應嗎？因此，痛斥也好，哀歎也好，我們還要看到天命。人類的意志不能違背天命，中國人必須承受天命所賦予的一切酸甜苦辣。易富賢先生是否也應該從這一角度重新思考一些問題。

如果中國繼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估計 21 世紀末，中國人口可能下降到 12 億。可以斷定，整個 21 世紀將是中國最痛苦的人口結構調整時期。中國人要有心理準備，迎接這場人口變化帶來的經濟變化、社會變化以及文化變化。

這就是我對《大國空巢》一書觀點的平衡。我們應該思考得全面一些，既要積極行動，又要寬容理解。既要享受好處，也要迎接苦難。特別是我們 50~60 歲這一代人，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易富賢的書就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謝謝易富賢先生！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軍